

增定廬山志卷八

淮南李 溎鏡月編輯

北平吳 煒榮叟重訂 豫章陳允衡伯璣

叅閱

歙州閔麟嗣賓連

山川分紀七

五老峯東南至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書院

五老峯坡陀南下如頊萬馬忽突起一山兩岫山環之
是爲後屏山其下爲白鹿洞書院

洞志白鹿洞者唐李渤讀書處也初貞元中渤與其兄涉俱隱廬山而渤養一白鹿甚馴行常以之自隨人因稱爲白鹿先生而謂其所居曰白鹿洞寶曆中渤爲江州刺史卽所隱地創臺榭以張其事而鹿洞遂盛聞於人矣其後唐末兵亂郡學校廢壞高雅之士往往讀書講藝其中南唐昇元中始建爲學置田聚徒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名曰廬山國學四方之士受業而歸出爲世用名績彰顯者甚衆宋初因置爲書院益拓而大之與睢陽石鼓嶽麓三書

院並名於天下當是時學徒常數十百人太平興國丁丑從知江州周述請賜國子監印本九經驛送至洞後又官其洞主明起爲襄信縣簿歲壬午始置南康軍并學而洞乃屬南康咸平壬寅猶詔有司修繕然自有南康學而洞事浸浸墜矣祥符初直史館孫冕以年及乞致仕願得白鹿洞故址歸老詔許之歸未至洞而卒祥符中冕子比部郎中琛卽洞旁築室十數楹榜曰白鹿洞書堂俾子弟講習四方有來學者輒餼食之以此著聞於時當塗郭祥正爲記勒石

其後兵亂室焚記石徙天慶觀其後天慶觀亦焚記石遂燬不存淳熙己亥朱晦翁來守南康甫至卽檄教授楊大法司戶毛某看詳旣又躬至鹿洞周覽之悉得其可修舉狀因具上尚書省言鹿洞乃昔賢嘉遯之地先朝常卽以養士德意甚厚而一廢遂不復振爲吏者不得不任其責除已一面計置量行修立外竊緣書院功役雖小名額具載國典請檢會太平興國中節奉指揮送本軍爲法守不使至湮沒其後又劄上尚書并丞相言願得比祠官例爲白鹿洞主

假之稍稟使得終與諸生講習其中猶愈於崇奉異教香火無事而食也其復又具疏請依嶽麓書院例賜白鹿洞書院額并給賜高宗御書石經及九經疏論語孟子等書皆格不行當是時朝野訕訕傳以爲怪其後晦翁遷浙東提舉入奏對延和殿具言白鹿洞書院太宗真宗造士之意甚深非下吏淺識所可窺測今老佛之官布滿天下大都逾百小邑亦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勢猶未已至於學校則一郡一邑僅置一區附郭之縣又不復有盛衰多寡相懸如此

有司者不彼之正而反疑臣之請何也夫無御額賜書爲流俗所輕廢壞無日非陛下所以丕揚前烈嘉惠斯文之盛心也臣謹昧死請於是孝宗始允可之元末兵廢明正統中南康守翟溥福乃始得其遺址於榛莽中而振起之書院由是復興其後御史陳銓提學僉事李齡副使蘓葵邵寶蔡清李夢陽知府劉定昌袁懋貞王養正徐士儀相繼修之虞集胡儼彭時李賢張元禎李齡何喬新皆有記

商丘漫語唐時人士多棲隱山谷以獵聲華故司馬

子微目終南爲仕宦捷徑不獨廬山當貞元元和中符楊輩居廬山者三數十人不獨渤兄弟但他仕者所治不近所隱無以彰顯之故隱居汨沒無聞白樂天赴杭州過草堂纔信宿卽去獨渤刺江州爲能侈而大之此鹿洞所以聞於世也

書院有禮聖殿

洞志初朱文公爲浙東提舉時以錢三十萬屬南康軍守錢聞詩建禮聖殿後廢明正統中知府翟溥福重建易名大成弘治中提學蘓葵再建復名禮聖植

雙桂於殿前

續志太極亭在聖殿後數百武

明倫堂

洞志明倫堂在禮聖殿東翟溥福建蕪葵重建有邵寶正學之門并某勅賜白鹿洞書院二扁**石劄**文公簡黃商伯二帖嵌明倫堂東壁有石華表扁曰山水輝光

續志堂後有思賢亭王養正改爲雲章閣

宗儒祠

洞志宗儒祠卽三賢祠朱子旣去郡諸生爲立生祠於講堂西公聞移書撤之歿後開禧乙亥諸生遂繪濂溪二程及文公像合祀於講堂後廢明翟溥福爲守於大成殿左立三賢祠祀李賓客周子朱子配以陶淵明劉凝之陳了翁劉道原弘治戊午提學蕪葵止模周朱二公像於中而遷五賢主於別室提學邵寶配以朱子之從遊於洞者十四人改曰宗儒祠後趙淵并祀象山易名崇儒祠萬曆間提學錢檟又并祀王陽明先生增陳經歸皓配享仍標宗儒祠**石劄**

王守仁大學中庸古本在祠東壁湛若水海濶天空四字在祠西壁

續志楊廉李夢陽宗儒祠記具洞志

洞志朱熹字元晦學者稱晦菴先生新安人淳熙間知南康軍勸學教民興利除害築紫陽堤以泊舟楫至今賴之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求白鹿遺址奏復其舊請賜書院勅額及高宗御書石經版本九經註疏等書條列教規以示

學者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還後遷提舉瀾東召對延和殿言甚切直又言白鹿書院請賜書額先是執政使人諭先生且宜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爲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去郡後每遺書諸賢惓惓以洞學爲念先生興復倡明之功不可具述詳白鹿洞書院志

洞志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倡明正學以良知爲宗正德辛巳間巡撫南贛按南康詣書院增置學田學

者稱陽明先生謚文成

先賢祠

〔洞志〕先賢祠在文會堂前以祀李博士涉李賓客渤李洞主善道朱助教弼明洞主起劉洞師元亨劉西澗渙劉秘書恕陳司諫瓘李提學齡胡洞主居仁蕪提學葵邵提學寶蔡提學清陳御史銓唐御史龍共十六人提學葛寅亮移宗儒祠左祠後有井李夢陽鑿自爲銘今堙

忠節祠

〔洞志〕忠節祠祀諸葛武侯陶靖節先生在宗儒祠南春秋則合祀於先賢祠序於李博士上萬曆辛卯郡守田瑄改建於洗心橋東春秋專祀饗以少牢後提學葛寅亮移於文會堂右

文會堂

〔洞志〕文會堂在明倫堂右宋嘉定間朱寺正建明翟溥福蕪葵先後再建石劄湛若水四勿箴心性圖說〔續志〕喻義亭在文會堂後

白鹿洞

洞志初鹿洞有名無洞正德初南康守王濬乃闢明倫堂後山為之築臺於上曰思賢臺知府何濬鑿石鹿置洞中嘉靖中御史曹忭亭於臺上曰思賢亭自為記今廢

石劄先賢書院白鹿勝跡景賢臺思賢臺並李時達書白鹿洞天何遷書思賢臺劉世揚書理學淵源衡厓書俱在臺畔

增**李夢陽白鹿洞詩**白鹿昔成群鹿去誰復來樵子暮行下洞中雲自開

有水自凌雲峯來逕書院東流出峽為貫道溪橋曰貫道橋

桑疏貫道溪者犀牛折桂之水也

洞志貫道橋在櫺星門外文公所名自為記景泰時郡守陳敏政重建隨圯提學李齡郡守田瑄先後重建胡居仁有記亭其上曰遊息亭命工甃以石如枕流橋制

書院之西有釣臺石釣臺亭

桑疏釣臺石在貫道溪北**石劄**文公釣臺二大字劉

世揚意不在魚四字在釣臺石上

[桑䟽]釣臺亭李夢陽建自為記并書碑[石劄]太原喬
宇五老峯三大篆字在碑陰

增 [李夢陽釣臺詩]終日釣石坐清波閒我釣擲竿望山
月回見衆魚遊

增 [李夢陽釣臺亭成詩]颯颯風澗瀉纍纍山石峻卜構
倚岑削簷楹闕奔迅俯之纔一壑仰面已千仞歌浮
竟日夕載色披英俊故杉改新蔭魴鯉况克物本輕
任公釣詎慕庖丁亦素飈裊延蔓商氣斂芳潤臨澗

悟邃奧觀逝識大順却笑矜名子羨魚亦何吝

[鄒元標釣臺亭詩]山頭一片石人傳舊釣磯萬竿秋
色裏相對已忘機

又西有漱石

[石劄]文公漱石二大字在漱石上彭治尋樂處三字
在漱石傍

[洞志]漱石在釣臺石西溪水湍激處

書院之前有卓爾山其巔有高美亭其西有大意亭聽
泉石其南為觀德石

洞志卓爾山在貫道溪南提學鄭廷鵠為之名

桑疏高美亭在卓爾山巔嘉靖中御史徐岱建山巔

舊有光風霽月亭後移於風雩石北岸今廢

洞志大意亭在高美亭西正德時御史唐龍建自為

記大意亭西舊有白鹿精舍今廢**石劄**文行忠信四

大字字徑數尺文公書陳綽摹刻在精舍北欄石上

聽泉二字在文行忠信石上觀德二字在文行忠信

石南崖與廢射圃對俱文公書

增**張時徹**高美亭詩諸峯已愜意更有最高亭密樹斜

圍屋繁花間作屏巖深朝礙日簷靜夜垂星騎鹿何

年客食霞養性靈

大意亭西南有鹿眠場白鹿所嘗眠處也

石劄文公鹿眠處三字李夢陽鹿洞二大字

流杯石又西有朋來亭

洞志流杯池其崖有石劄文公流杯池隸字文公常

與其徒環石而坐流觴浩歌其上有流觴二字亦文

公筆也蔡可泉書吾與點也之意六字千古不磨四

字

廬山志 卷八
洞志 朋來亭提學王宗沐建在思賢臺北山絕頂今廢

王宗沐新構朋來亭詩 孤亭縹緲四無隣 今古匡廬望裏春 俯仰乾坤須着此 主張風月更何人 洗心賴境終非靜 避俗躄山亦是塵 未喪斯文吾黨在 莫教虛度電光身

增 鄒元標朋來亭詩 聖賢久寂寞 六籍總榛蕪 夜夜庭前月 相看自不孤

東有洗心橋 又東有勘書臺 亭於其上 曰獨對亭

石劔砥柱二字 李夢陽書在橋東溪石上 觀瀾二字 彭治書在砥柱南

桑䟽 勘書臺 宋李萬卷 勘書處也 崖石峻峭 下臨湍澗 萬卷不知其名 南康志 李萬卷 宋元祐間讀書白雲菴 仕至丞相 卒葬白鹿洞 側然 宋史不載其人 墓亦不知所在

獨對亭 又上有好我亭

洞志 獨對亭在勘書臺上 弘治中邵寶建 并書扁 自為記 李夢陽為銘

廬山志 卷八
桑䟽好我亭嘉靖中都御史何遷建

增王守仁獨對亭望五老詩五老隔青冥尋常不易見
我來騎白鹿凌虛陟飛巘長風捲浮雲舉帷始窺面
一笑仍舊顏媿我鬢先變我來爾爲主乾坤真過傳
海燈照孤月靜對有餘眷彭蠡浮一杯賓主聊酬勸
悠然萬古心默契可無辯

增舒芬獨對亭次韻孤篷出吳城五老彷彿見堯輿上
南康乃獲陟青巘有開元古初今時識顏面屹然東
南鎮不逐滄桑變匡生竟何在白鹿却留傳藏修便

巨儒煙霞入情眷黌宇旣振作誨言重箴勸咫尺濂
溪水源流許誰辯

增鄒守益獨對亭次韻名山屐屢躡匡廬久未見褰衣
泛層湖振策凌絕巘一笑六合亭始識五老面烟雲
異晨昏僊標儼不變顧憐塵寰中白駒走郵傳叩首
無極翁絕學天所眷皇皇白鹿規逸駕競相勸矢言
二三子無負義利辯

增彭夢祖獨對亭詩亭開爲招五老峯賓主相對常從
容寒雨一天洗苔面清風兩腋騎茅龍雲深洞口養

白鹿水繞一厨燒青松卽有蓬萊難勝此我來日日採芙蓉

聽泉石東爲風雩石風雩亭

洞志風雩石上蔭喬木下俯清流文公每與諸生列坐其下石劄風雩二字隱處二字在風雩石上流杯二字在風雩石下皆文公書

增李夢陽風雩石詩倚崖坐孤石北對五老峯中有千尺虹挂斷巖上松

勘書臺西有風泉雲壑亭

洞志一名崇文閣李山長建亭以石上風泉雲壑字爲名今廢

亭西有聖澤泉東有小三峽峽口有枕流橋

洞志聖澤泉在風泉雲壑字下石劄聖澤之泉四字石劄風泉雲壑四字陳淳祖書在勘書臺下

題誌慶元丙辰之臘月太守廣陵趙公修白鹿書院十有六日知縣事梁翊以督役至此教授吳中堂長吳堯佐學錄余坦直學趙規

洞志貫道溪流與書院左小水合而出峽飛湍陡絕

號稱小三峽

桑疏枕流橋在峽口峽口之石富有先賢遺跡宛宛可讀峽壁有朱文公勅白鹿洞書院六大字溪石有朱文公枕流二大字

橋南題志永嘉陳淳祖假守是邦被命造朝以書考日謁辭鹿洞會講預者元寮於丘壘山林棟堂長陶桂一洞正○○與仁前洞正主祠○錄張傳一講書劉○○陶應子黃有開堂書杜端甫直學傅仕龍歐陽綱學諭與諸生幾百人景定庚申良月旦日題

洞志枕流亭今廢**胡泳題志**番陽李侯駿嘉定戊辰歸自武昌訪書院經小三峽愛清泉之奔流懸崖之對峙出橐貲與白鹿洞諸生剏亭峽上後十年戊寅郡人胡泳以三山黃公幹所畱郡守陳宓復鼎新崇大之扁以枕流亦莫揆首剏之由也又四年壬午李侯守池陽泳客於池昉聞其始末是秋侯之子仁廣甥夏昌宇昌辰實來合洞之士友七十有八人舉酒亭上相與歎歲月之易流幸來者之有繼也因書其事刻真崖石七月壬申胡泳題

洞志百花亭亦李萬卷建與枕流亭隔溪相對今廢

洞志自潔亭在洞口今廢**陳宓題志**朱文公嘗書此

名洞溪今逸其蹟嘉定乙卯莆田陳宓謹書又自潔

二字陳宓書在題志側鹿洞二字朱子書蹲鹿坡方

豪書俱在自潔字側

^增**胡居仁枕流石詩**三峽澗頭眠巨石字有枕流留古

跡一枕千年永不移清流晝夜無時息

^增**李夢陽枕流橋詩**峽急豈有心臨橋石相激驀驚橋

上聽夕陽人獨立

枕流橋北有廻流山山巔有六合亭

洞志六合亭正德辛未南康守劉章建李夢陽為記

桑疏小三峽水過枕流橋北溪石齒齒激水又南有

小溪來會之水益湍怒洶洶有聲流一里所有山雄

雄當水所行道溪流觸之遂折而南故名其山曰廻

流山

^增**李夢陽廻流山詩**登山眺四極一坐日每夕行看夜

來徑苔上有鹿跡

^增**李夢陽廻流山亭詩**亭高山盡入回首見鄱陽天地

開吳楚絃歌有宋唐峯雲低棟白湖日倒碑黃六月
吾來此涼風不可當

桑疏迴流山下有石華表扁曰前修逸蹟

山東有流芳橋又東有溪口橋益東五里所有白鹿源
石橋

石劄陳宓流芳二大字在橋北

洞志流芳橋一名濯纓橋在石華表東陳宓題志新
安朱侯在郡時建橋面直五老溪流紺潔未之名同
遊江西張琚羅思姚鹿卿閩張紹燕潘柄郡人李燔

胡泳繆惟一會講洞學畢相與歌文公之賦時名流
芳旣揭檣間因紀岸左嘉定戊寅四月丙午莆田陳
宓書

洞志溪口橋在迴流山東二里許俗呼觀音橋其北
有石華表知縣崔孜建李夢陽扁曰白鹿洞書院

桑疏中館舖在溪口橋南

洞志白鹿源石橋去書院五里許在羅漢嶺下東通
驛道西入書院

桑疏朱晦翁書康節戒子孫文後跋伊川與方道輔

帖跋和靖帖跋包孝肅詩並燬

其廩士有洞田散在星子縣及他縣凡二十七頃六十八畝有奇

洞志初南唐建學時常置洞田以給士然其事不可考淳熙庚子朱晦翁廼始置谷源卧龍等莊及旁邑沒入田共八百七十畝後三年癸卯軍守朱端章以浮屠詭名沒入田七百畝益洞田後三十八年嘉定辛巳軍守黃桂以沒入田三百畝置西源莊咸淳間劉傳漢又增置貢士莊元大德間崔翼之又增置上

田百畝元末兵亂皆迷棄亡矣明成化中提學副使李齡乃復置洞田一百五畝有奇與僉事徐懷所置田八十畝租入少不足以廩士後巡按御史陳銓益市田八百二十畝有奇而提學副使蘓葵又市田六百一十七畝有奇邵寶唐錦徐一鳴張元冲蕭端共計置田二百六十畝有奇而李夢陽鄭廷鵠陳霖徐進又先後清出田一百六十二畝有奇并它山地塘共二千三百九十八畝有奇嘉靖時宗室厚熈輸田二百九十二畝拱樵輸田七十八畝六分皆以供祀

事贍學徒焉張元禎有洞學田記

〔桑疏〕昔崇陽令趙彥繩取僧田二百畝入學宮曰使無父無君者不得獨飽學爲忠孝者得無所營而益修其業朱晦翁稱其務一得兩然彼適有幾可乘今洞田雖多取之僧皆重直以酬與取於民無異是以民視異端而不爲徒取也可謂義盡仁至矣

〔陳文燭復洞田記畧〕萬曆八年江陵柄政詔毀書院洞田議價濟邊畱備祀典者僅三百畝萬曆十二年議復書院洞田在建昌者一千一百畝價存司庫給

買者價而洞田遂復

鹿洞諸賢隱居二人唐李涉李渤

〔桑疏〕李涉字清之唐人號玉溪子有詩名

〔文獻通考〕涉雖與弟渤共隱廬山然織人早從陳許辟元和中爲太子通事舍人投匭言吐突承瓘寃狀時孔戣知匭事見副章詰責不受涉乃行賄詣光順門自通進戣上疏極言涉姦險罔上請加顯戮遂出爲峽州司戶叅軍太和中爲太學博士後以武昭事流康州

廬山志 卷八
日思堂
〔洞志〕李渤字濬之唐貞元中與兄涉隱居廬山白鹿洞後徙嵩山元和初以右拾遺召不拜昌黎韓愈遺書勸之渤始出家於東都每朝政有闕輒封章上之尋遷右補闕歷考功員外郎長慶間出刺處州改江州尋召還至諫議大夫卒贈禮部尚書渤歷事三朝有直諫聲雖屢以言斥而耿介不挫

〔六帖〕李渤隱廬山據古蘊德高蹈者楚接輿老萊子黔婁先生於陵子王仲豫梁鴻六人圖其像贊之以自警

讀書洞中唐顏翊南唐伍喬江爲

〔洞志〕顏翊魯公之後少孤篤志先業又善詞翰謹禮法子第二十餘人從受經白鹿洞三十餘年進修不怠後從仕

〔一統志〕伍喬廬江人南唐時讀書廬山國學一夕見人掌自牖中入有讀易二字喬因取易讀之探索精微迨數年出與郡計試畫八卦賦喬中第一官考功郎

〔洞志〕江爲梁侍中淹之後與廬陵劉洞同師處士陳

鹿洞志 卷八
賦讀書鹿洞二十餘年昇元中元宗視學見其題壁詩甚稱之竟不第洞善爲詩自謂得浪僊遺態云

宋楊徽之劉式劉元亨蒯鰲段鵠元黃翼

〔洞志〕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南唐時讀書白鹿洞後仕宋爲諫議大夫遷翰林學士太宗常書其詩十聯於御屏景祐二年贈太子太師謚文莊

〔洞志〕劉式字叔度清江人南唐時讀書白鹿洞試三傳狀元及第太祖素重其名以爲鴻臚大理丞五子相繼登第諸孫敞攷尤以文學顯〔晦翁〕白鹿洞所藏

〔漢書〕跋熹旣爲劉子和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藏漢書四十四通爲謝時白鹿書院新成因送使藏之以備學者看讀子和五世祖磨勘府君式南唐時讀書此洞後仕本朝有名太祖時其孫敞攷皆爲聞人今子和弟子澂之家尚藏其手抄孟子管子書云是洞中日課也月日朱熹仲晦父書

〔洞志〕劉元亨字子嘉南康人宋初讀書白鹿洞博貫經史有操行諸生百餘人咸師事之

〔洞志〕蒯鰲宣城人家貧好學讀書白鹿洞以文章稱

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殿中丞後歸隱廬山

洞志段鵠字正己廬陵人端拱進士入廬山國學讀書十餘年

洞志黃翼字民同灝之後讀書白鹿洞官惠州學錄後陳友諒據江州聘之不起

主洞五人南唐李善道朱弼

洞志李善道爲國子監九經昇元中以善道爲白鹿洞主學徒百人皆爲時望

洞志朱弼廬山國學助教動持禮法學者多所造就

宋明起

增**洞志**明起宋太平興國中爲白鹿洞主明胡居仁蔡宗兗章潢舒曰敬

洞志居仁成化間提學李齡請主洞事

桑疏胡居仁餘千人敬齋先生也初洪都諸當道者使使以幣走新會迎白沙陳先生來主洞事辭不至已乃聘敬齋旣入洞銳意倡明聖賢之學且薦其徒有行義者陳大中輩三數人共事非當道意遂謝病去敬齋躬耕孝弟力行有聞君子以爲賢於吳康齋

云

增
洞志蔡宗充字希淵山陰人舉進士御史唐龍上疏起爲白鹿洞主詔授南康府教授主白鹿洞都御史王守仁遺五十金剏公署會公署成乃以屬郡增置學田士林稱之

增
洞志章潢字斗津南昌布衣萬曆壬辰禮聘主洞有爲學次第八條以教學者

增
洞志舒曰敬號碣石南昌人萬曆壬辰進士丁巳知府袁懋貞申呈兩院聘主洞事至今諸生砥行論文

必以舒先生爲法云

與朱子往來洞中者二人陸九淵劉清之

洞志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金谿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荆門守謚文安子靜常與文公會鵝湖論辯多不合文公守南康時子靜與其徒朱克家等至自金陵請書其兄子壽墓銘先生引與俱至白鹿書院升講堂子靜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聽者至有泣下先生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滾錮之病請書於策以諭同志

洞志劉清之字子澄叔度五世孫也甘貧力學登紹興進士第累官袁州守清之與文公交遊甚厚常訪文公於南康止白鹿洞有同遊三峽諸作

朱子門下講道洞中十四人林擇之蔡沈黃幹呂炎呂燾胡泳李燔黃灝彭方周耜彭蠡馮椅張洽陳宓

洞志林擇之字用中閩人從文公遊最久晦翁守南康時擇之來講學洞中

洞志蔡沈字仲默號九峯建陽人文公門人作尚書傳

洞志黃幹字直卿號勉齋閩人學於文公文公常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後以子妻之病革時以深衣及所著書盡與幹曰吾道在是矣後入廬山訪李燔陳宓相與盤桓玉淵三峽間俛仰文公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群集聽焉

洞志呂炎字德明呂燾字德昭建昌人兄弟五人同遊文公之門而炎與燾尤知名

洞志胡泳字伯量建昌人文公門人稱桐柏先生

洞志李燔字敬子號弘齋建昌人紹熙初登進士從

廬山志 卷八
文公於建陽文公之沒也會學禁嚴而燔獨率其同
門往會葬焉後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講學之盛
他郡莫比卒諡文定

洞志黃灝字商伯都昌人宋隆興間進士知常州提
舉常平歲凶有旨停閣夏稅灝請併閣秋苗不俟報
輒行之文公守南康時灝從焉後冒禁奔文公喪人
義之

洞志彭方字季正都昌人文公守南康時受業於門
弱冠魁省闈累官龍圖學士諡文正

洞志周耜字植叟星子人篤學工文以聘爲洞正三
十年集朱子語錄

洞志彭蠡字師範都昌人文公門人仕至吏部尚書

洞志馮椅字奇之都昌人文公門人登進士家居授
徒所著易詩書語孟太極圖西銘輯說孝經章句喪
禮小學孔子弟子傳續史記及詩文志錄合二百卷

洞志張洽清江人文公門人嘉定中中第通判池州
請祠江東提點袁甫招洽爲白鹿書院長擇諸生好
學者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養士之田乾沒於

豪右者復之

洞志陳宓字師復莆田人丞相俊卿之子少及文公之門長師黃幹嘉定間知南康軍有政聲公暇卽造白鹿洞與諸生講學今洞中石刻多其遺蹟改知南劍州勅延平書院以白鹿洞規教之

桑疏朱子門人又有曹彥約簡甫周謨舜弼余潔伯秀李暉晦叔劉賁煥文熊兆世卿其所居並近鹿洞然不列洞祀彥約仕至兵部尚書兆號拙逸朱晦翁常爲著拙逸說

賢而祀鹿洞者七人諸葛亮陶淵明周惇頤劉渙劉恕陳瓘王禕

張栻曰三代衰謀國者不復知正誼明道之貴三老董公獨得宏綱以告漢高帝惜高帝猶未盡其用也武侯乃能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能逆覩嗚呼此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卒以配天之本心也侯可謂有正大之體矣又曰侯恢復規模先務根本拳拳焉憂後主弗克負荷出師一表專言宮中府中一體且請

親賢臣遠小人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侯之意深且遠矣又曰侯於學未足故於天下事不能徧諉而一以貫之如昭烈誦取劉章如立亡國之宗婦以爲后如昭烈之喪以日易月處之皆有所未盡非學之未至與若侯者體大而未究於學者也

張栻諸葛武侯像贊維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仁卓然不捨方臥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旣立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惟一其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

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陶淵明諸賢事俱見各類

有功鹿洞者十八人宋周述孫琛錢聞詩陳洽朱端章黃桂劉傳漢

增洞志周述太平興國中知江州上言白鹿洞學徒數百乞賜印本九經使習業之詔從其請命國子監驛送至洞

洞志孫琛新淦人比部郎中父冕與王欽若同郡欽若在相位冕久次館職不調晚得蘓州卽謝事去祥

符中常乞白鹿洞以為歸老之地詔許之未至而卒琛承先志即其地家焉皇祐中琛增置學館以教其子弟及四方來學者餼食焉郭祥正有記

增 [洞志] 錢聞詩字子言吳都人淳熙辛丑代文公知南康軍有興建之功

增 [洞志] 陳洽知南康軍興學勸農建白鹿洞書院友善堂立天下名山大川橋亭

增 [洞志] 朱端章淳熙癸卯知南康軍置洞學田七百餘畝以贍四方之來學者

增 [洞志] 黃桂嘉定辛巳知南康軍置西源莊以為洞學田

增 [洞志] 劉傳漢咸淳間知南康軍置白鹿洞貢士莊元崔翼之陳炎酉熊升

增 [洞志] 崔翼之字鵬舉大德間為南康守增置洞學田百畝學士虞集記其事

增 [洞志] 陳炎酉至元間為南康路總管繕修書院興學賑饑

增 [洞志] 熊升豐城人至元間為星子令常與諸生講學

鹿洞

明翟溥福李齡蘓葵陳銓李夢陽邵寶蔡清唐龍

[洞志]翟溥福東莞人由進士正統丙辰知南康府時洞學久廢首捐俸經始殿堂齋舍秩然咸備至今賴之尚書胡儼有記

增

[洞志]李齡潮陽人成化乙酉爲江西提學僉事考課南康首訓白鹿洞學擇多士肄業其中講聖賢之學[洞志]蘓葵字伯誠順德人江西提學僉事性剛介不苟合與中官董讓相構陷執諸生數百人號泣扶葵

去尤於洞學有功

增

[洞志]陳銓字秉衡永州人御史弘治戊午按南康考學田多爲僧寺所據乃收市寺田九百畝於洞何喬新有記

增

[洞志]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江西提學副使公餘詣書院講明經學記宗儒獨對釣臺六合諸亭大書刻字慮溪泉不可飲鑿井先賢祠後清查學田作新志[洞志]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江西提學副使振起洞學作論來學文謂學者立心之始幾莫先於誠僞辨莫

先於義利欲學者暫輟進取以待學成然後出仕又教諸生習士相見禮以專志古人之學再至洞俛仰五老之勝作獨對亭自爲記

[洞志]蔡清字介夫江西提學副使學術醇正教人必極其蘊奧至洞開示諸生各盡其性士心丕變

[洞志]唐龍字虞佐蘭溪人御史正德庚辰巡按江西常上疏言白鹿洞書院雖古跡僅存然無專官主其事文室講堂鞠爲灌莽無復昔時絃誦之盛夫南康府學去書院纔十五里勢可兼攝而興化府學教授

蔡宗克學行足以楷範多士請使教授南康兼主鹿洞詔從之近代未有以洞官上請者茲舉誠異數云又一人李應昇

[續志]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由進士司理南康教士洞中重修書院志後擢御史疏劾奸璫魏忠賢被逮死崇禎初諡忠毅

本朝有功鹿洞者一人蔡公士英

[續志]蔡公士英字伯彥遼東人歷官大中丞巡撫江西履任卽檄郡縣修葺書院及抵康郡率屬清核洞

廬山志 卷八
租捐貲置田六百餘畝合舊額每年得額銀九百三十餘兩創立條約垂後禮請建昌縣賢紳熊維典主洞事與生徒講誦其中自爲記之嗣大中丞張公朝璘重加修葺張公重修白鹿洞碑文載書院新志

朱子白鹿洞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於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

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右接物之要

增熹切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已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

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於左而揭之楣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念之哉蔡宗兗洞規說洞規欲學者易見故條列以示非外五倫別有接處亦非外博學五者而別有功也然五者之要在心朱子曰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

陸象山先生講義

增九淵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頑鈍踈拙學不加進每懷媿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此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郡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授教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增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下

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乎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此而不能自拔則終身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

廬山志 卷八
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
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所
任使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
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濇思是身不可爲小人
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
而且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
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所學胸中之蘊必不
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
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

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志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
諸君勉之毋負其志

增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其徒朱克家
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
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洞書堂請得一言以警
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
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蓋
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又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
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

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遠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藝文

增朱子白鹿洞賦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疆閔原田之告病惕農扈之非良粵冬孟之旣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鶩陟李氏之崇岡揆厥號之所繇得頽址於榛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自昇元之有土始變塾而爲庠儼衣冠而絃誦紛濟濟而洋洋在叔季而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

以當天一軌文而來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乎遺遯盼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拔雋髦而登進迨繼照於咸平又增修而罔倦旋錫冕以萃其歸琛亦宥堂而詒孫悵茂草於熙寧尚茲今其奚論天旣啓人以堂壇友又訂余以冊書謂此前修之逸跡復關我聖之宏模亦旣震於余衷乃謀度而諮諏尹悉心以綱紀吏竭蹶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厦屋之渠渠山璵瓏而遶舍水洄瀨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羗異世

而同符偉章甫之峩峩抱遺經而來集豈顯眺聽之
爲娛寔覬宮牆之可入愧余修之不敏何子望之能
給矧道體之無窮又豈一言之可緝請姑誦其昔聞
庶有開於時習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
摯之所懷謹巷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於
挽拾亂曰澗水觸石鏘鳴璆兮山木萃尊枝相樛兮
彼藏以修息且游兮德崇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
余心憂兮來者有繼兮我將焉求兮

虞集跋昔者文公先生旣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
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某常泛彭
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
敬義偕立凜然有遲暮無及之歎今夫荒澗寂寞之
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予同此感
也今此篇緝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
之則不待皆至乎白鹿洞而已盡之矣平章迂軒趙
公之幼子乃購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
尤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
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廬山志 卷八
呂祖謙白鹿洞書院記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
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胝陂塘並廬山
而東得白鹿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
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
書院剝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迅掃區宇日不
暇給之際獎勸封植如恐不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
年釋老之官圯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
獨此地委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
薄頽不能築室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

旨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廼屬軍學教授楊
君太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
竊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
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
往往依山林卽閒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
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
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賜之扁牘所以
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尚質實下新奇敦行義
而不偷守訓詁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浚

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焉建炎再造典刑文獻寢還舊規格論緒言稍出於毀棄翦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躡等凌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道羨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緝先儒淳固懇實之餘風復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荅揚熙寧開廸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志者所當謹若李潛之之遺跡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以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矣興廢始末見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朱子跪坐拜說寄洞學諸生古人之坐者兩膝着地

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於手上也其爲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着地亦如今之拜禮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然記又云授坐不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人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

跪有危義蓋以膝隱地伸腰及股危馱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隱地以尻着蹠而體便安者坐也此跪與坐之異也詩云不遑啓居釋之者曰啓者跪也爾雅曰妥者安也釋之者曰安定之坐也夫啓爲跪則居爲安矣妥爲安坐則跪爲危坐矣蓋兩字相類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爲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大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爲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

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予旣畧爲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併以告之以爲必不得已而爲塑像則當倣此以免於蕪子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子亦辭江東之節遂不能強至今以爲恨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據信不知蕪公蜀

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寫倣文翁石像爲小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爲跣趺也去年又以屬蜀涪揚王休子美今乃併得先聖先師二像木刻精好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于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謬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

增王禕遊鹿洞記余到郡已數月欲至白鹿洞甚渴左
右爲余言往時荆棘塞路不可往頃因伐大木往者
衆路乃始通然路上處縱橫苟欲往非多擁騶從不
可用是欲行輒復止也會行省符檄郡守取大木余
挾星子令及都昌主簿彭能領丁夫與同往去郡北
行十五里至羅漢寺路分兩岐由西入棲賢谷東則
至白鹿洞也比至兩山勢迴合當其合處澗水出焉
過澗踰小嶺嶺有缺若關門然入關路循澗北並山
轉澗南皆良田也約二三里乃至書院遺址正當五

老峰下書院燬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
有石橋曰濯纓其左又有石橋曰枕流過枕流則從
烈女廟登北岡岡上有大杉木六七百年物也有司
今盡伐爲御殿木矣於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從
卒指殿堂齋廬及風泉雲壑樓故處以告慨想昔日
規制不可見惟聞山鳥相呼山鳴谷應餘韻悠揚恍
類絃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行二三里乃
至所謂白鹿洞却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真
觀望水簾也不果往徘徊久之而還按晉鹿洞唐李

渤讀書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卽其地爲學給田以食其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學惟有四書院睢陽石鼓岳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二年嘗賜白鹿洞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盡廢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爲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爲學規示學者來學益衆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成規五百年如一日也而今隳廢乃如此余亦無如之何也余常怪世之爲佛老氏之學者其宮室亦廢壞輒修舉之不旋踵豈佛老氏之學能盛於儒者哉蓋爲其徒者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能必成故也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常駢敝不自振不能以有爲而聖人之道顧因委棄鬱塞而不得行嗚呼此其敝也非一日之積矣余於是蓋重歎之也

增

虞集興復洞田記南康白鹿洞書院山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夫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嚮往以爲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翼之不敏假

廬山志 卷八
守茲郡誠不敢以學校爲緩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未之能學也思致其所以爲教者而未之能爲也然而繕其廩餼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資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君肖翁實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夫侯之意王君之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於石嗚呼朱子之書學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爲學之要本末

始終毫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况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辯以求其正觀感契會以推至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之食而後用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爲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負侯之心也哉侯名翼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王君金萃人其大父師勉齋黃氏柴君番禺人其父師雙峯饒氏故不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增

彭時重修白鹿洞書院記江右名山以十數惟匡廬

最勝廬山古蹟以百數惟白鹿洞最勝洞卽唐李渤
隱居之所南唐始立學館至宋表章爲書院而其規
制大備於晦菴朱夫子此其所以最勝廬山而有名
於天下後世也余自始學已聞其名成化丙戌冬蒙
恩歸省道過南康問所謂白鹿書院者則知距府二
十里其地正當廬山五老峯下前守翟侯常興復於
久廢之餘今守何侯成提學潮陽李公之志重加修
葺視昔加宏壯矣余益欲往觀焉又不果頃之承召

命乃歲除前一日舟次南康舟人報北風漸猛不可
行余竊喜曰此乃天相余成此行也於是命驛吏具
肩輿太守以下皆騎以從循岡阜北行十餘里乃折
而西行路徑崎嶇一水凡四五渡而後至蓋其間山
勢秀拔左右環拱如合抱狀前有清溪上下多巨石
石間刻字多文公遺跡背山臨水棟宇翼然西爲禮
聖殿又西爲先賢祠東爲明倫堂又東爲文會堂俱
有廊廡門塾制作合度不侈不陋而又繚以垣墻樹
以松竹澗邃清曠誠於讀書養性爲宜余入謁廟祀

廬山志 卷八
既俯仰四顧心甚樂之但恨不得久留以遂好古懷
賢之思也悵然而去去數月何侯書來屬記余既以
不得久留爲恨得托名其間亦復何辭遂記之曰書
院之作何所始其始於前代郡縣未立學校之時乎
學校未立而書院興理有不得不然者厥後郡縣皆
有學學校之政備矣似若無所事乎書院然好古君
子乃獨惓惓致力於此豈無意耶誠以學校課士遵
時制士未免乎科舉之習書院教養崇古法自可專
於性命道德之學也夫科舉之習盛則外重內輕趨

浮華而忘本實者有矣惟出於科舉之外而學夫性
命道德之學則士習正而真才出道明德立無所用
而不宜進可行道於當時退可著書立言垂範於來
世科目得失有不足言也吾意文公昔者興崇書院
其志固在於此而今所以修葺之者豈非欲學者學
於此而有成然後借科目以進斯可建功立業而昭
實用於天下也耶其嘉惠來學之必至矣遠矣學者
尚體其心修朱子洞規之序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
踐其實庶幾出處進退皆有益於名教斯不尤增高

於廬山大光於江右歟請以此言勒諸貞石以俟
增王畿重修書院記白鹿書院之名其來舊矣晦菴守
南康思有以興化治民而化之所起必始於士乃大
爲振作崇廟貌表形勝置典籍立科條增學田贍廩
餼以待來學之人而其風始盛於天下儒者之用所
由以顯也自宋迄今屢經廢復而興革注措則存乎
其人可目逆而知也九江分守少叅伯益川馮公覩
鹿洞之廢弛廟貌圯而典籍散學田侵而廩餼薄來
學者無所興起以先細民惕然動心謀諸守土及主

洞者以其餘力捐廩斥羨鳩工庀財舉以次第廟堂
牆垣煥然改飾經史子集稍以完繕侵田逋賦漸爲
清理隴石表刻象山講義以示爲學之則廸士以倡
化於民不惟其具惟其本可謂知緩急之宜而不眩
於難易之迹者矣嘉靖乙丑夏予趨江右之會回舟
南康入謁洞中與諸生聚講信宿歷覽諸形勝諗知
公之有功於茲洞也諸生輩相率徵言於余余惟晦
菴守南康時象山開講洞中因學者事誦說亟進取
而忘其爲學之本乃發明義利之辯以決君子小人

之所志一時聞之有泣下者至今傳以爲盛公之所
以作興如此其至此諸生無能仰承猶屑屑焉不出
於誦讀進取之間豈在上者之教使然哉夫象山君
子小人之辨嚴矣聞之至有泣下者羞惡之本心所
謂恥也恥之於人大矣知恥則由君子可至於聖賢
不知恥則由小人將入於禽獸人而淪於禽獸獨不
足哀乎予因諸生之請曾以續講畱付洞中大意則
不失本心之良以究其志之所從來是將盡以君子
望於諸生而不忍以小人薄待之也諸生亦曾有聞

之而泣下者乎恥也者勇之近而入聖之機也民知
恥則爲良民士知恥則爲良士在上者知恥則爲良
臣良相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今日之事吾人與有
恥焉豈徒一時作興之迹而已哉諸生其以此轉聞
於公從而表章之求其所以爲士者務成君子之名
以無忝於興化導民之意由是以載公經世之美於
無窮吾人與有光焉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增

楊廉宗儒祠記南康白鹿書院有宗儒祠焉其所祀
則濂溪周夫子考亭朱夫子暨勉齋黃氏以下凡若

于八云祀之之義何居周夫子常爲守於此朱夫子
旣常爲守而又興建書院於此者也至於勉齋以下
皆常講學於此者也蓋非有關於書院則不泛及匪
諸儒則固不混施也於戲儒之道大矣爲天地立心
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斯其儒
之謂乎二夫子大儒也真儒也勉齋以下諸儒也醇
儒也書院之教其來尚矣所以講明而切劘者儒之
道而已三綱五常吾身之所繫也四端萬善吾身之
所統也五經四書作吾之階梯也諸子百家資吾之

辯駁也群居終日潛心乎儒如射者之必至於中的
如行者之必期於赴家且望瞻仰必如圖說所謂定
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洞賦所謂誠明其兩進敬義
其偕立而日加勉焉此外復以直卿諸儒之著述冥
搜而博考焉於以反復而精思之於以勇往而力行
之其不至於儒吾不信也審如是則此祠固所以爲
報抑豈不足以爲勸哉舊祠惟二夫子其推及於諸
儒則前提學蘓公伯誠及加祠額以宗儒而頽體大
書之則後提學邵公國賢二公之於書院極有意於

廬山志 卷八
興之邵公謂諸生之來游者曰非罷科舉進取之念
無輒至此其所以待學者不淺矣記之所以爲來者
告

李夢陽釣臺亭記
李子游於白鹿之洞廬山歷澗谷
嶺合沓石灘茂林適杪秋之交風行瑟瑟颼颼回視
五老峯垂在几榻於是洒然而樂也曰佳哉山矣乃
與諸生泝澗摩蘿履石而上剔蘚考刻步自院門西
百步有石突如危如仰而睇之鑱曰釣臺俯之渟泓
魚躍諸生曰此往者釣魚處也李子曰吁佳哉乃命

卽其上作亭焉亭成李子游於其上諸生從李子俯
仰良久喟然而歎曰夫子今乃知釣可以喻學也諸
生曰夫釣與學同乎李子曰夫釣者飭竿絲綴芳餌
兀坐盤石之上凝精斂志沾沾而聽睇睇而視期取
必獲蓋饑需之舖而渴俟之醑也乃竟日而不得一
魚神荒氣阻投竿踟躕而歸路詠溪譌天日向暮諸
生以爲苦邪樂邪衆皆蹙額弗懌曰苦矣李子曰假
令以四海爲壑明月爲鈎以虹霓爲絲以崑崙爲磐
石凌雲駕鶴超出天地倒視日月釣無不獲朝醞巨

廬山志 卷八
鰲暮饌修鯨則汝願之乎衆皆欣脅而喜曰願哉然
無能焉李子曰夫釣以魚學以道故踞磐石兀坐竟
日期取而必獲者計功者也假天地以爲釣垂涎於
不可必得者驚遠者也計功者泥驚遠者虛夫泥與
虛不可以得魚而况於學乎是故君子以仁義爲竿
以彝倫爲絲以六藝爲餌以廣居正位爲磐石以道
德爲淵以堯舜禹湯周孔相傳之心法爲魚日涵而
月泳之至而後取不躡其等不計其必積久而通小
大畢獲夫然後道可致也是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
遊天地矣夫然後以磐石爲崑崙丈絲爲寬寸鈎爲
月溪壑爲四海鰲鮎爲鰲鯨此所謂一貫之道也故
曰鈎可以喻學諸生乃斂色平心再拜而謝曰聞教
矣書於石爲記

湛若水四勿總箴甘泉子曰古之學者本乎一今之
學者出於二子以四箴存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惠
教後世學者至矣使其知合觀並用之功則善焉如
其不然或有分崩離析之患而昧精一易簡之學矣
予爲此懼推程氏之意以達孔顏之旨爲作四勿總

廬山志 卷八
箴庶學者知之合內外之道以不二乎一貫之教焉
箴曰心含天靈灑氣之精與地廣大與天高明惟精
惟靈貫通百體非禮一念乾知大始事雖惟四勿亡
則一如將中軍八面却敵精靈之至是謂知幾顏復
不遠百世之師聖遠言湮多岐支離一貫四勿毋二
爾思

增
蔡士英重修白鹿書院記道在今古若日月之經天
江河之緯地也卽或盈虧有數而光昭之體終不晦
消長有時而流行之機未嘗息尼山立極以來後儒

莫不奉其一端以互鳴於世至宋而說爲大著宋之
言道者不一紫陽先生其最著也紫陽之學無地不
闡白鹿洞書院其首稱也鹿洞自唐李賓客隱其地
而名始彰自南唐設主領而國學始傳自宋表章爲
書院而生徒講習之規模始大備後雖興廢不常修
復亦迭見大約終宋之世盛衰凡四歷至元大德間
凡再歷明正統弘治正德間代有哲人江陵僞學之
禁熾而書院幾毀於數爲一陽九鄒吉水請而復之
章舒輩出蒸蒸盛矣末季兵火頽仍禮樂崩壞宮牆

鞠爲茂草余入境詢知之卽黽勉圖復檄南康郡縣
清洞田修堂廡議增租文移不一而足又商於臬司
李君長春親歷其地延聘賢紳熊先生維典主持壇
坵講明絕學庶幾復見紫陽之盛迨余膺督漕之命
侯代星渚欲觀鹿洞威儀修禮聖宮流覽舊蹟見徑
荒不掃塵莓滿院詰其故乃知歷課浴浸於胥隸致
主洞者不得安於講席噫嘻以余數年加意觀成無
期毋亦任斯土者之過與雖然予何敢少懈更爲之
經紀其中立條規誅逋負重新聖殿復該洞內原租

每年輸銀三百六十兩按其田皆膏腴奈浮冒無數
是使諸子養士之資徒果匪類之腹甚無謂也今酌
上中下三則而倍增之得額銀七百二十金又爲納
價新輸吳蕪子田產六百一十九畝有奇每石折價
三錢共銀二百一十餘兩合舊額爲九百三十八兩
其間春秋祠祭並主洞者之公費副洞長與諸生之
常餼會課之賞格以及四方賢士大夫訪道闡業於
斯者各有優給又設督洞儒官一員當擇土人之才
品兼擅者克之耑領月支俸薪之事而每季收給租

銀歲終會計則惟司理是責令具清冊四函一存於洞一存於郡縣一申於撫部院一報於余以備不時會同查核凡積蠹之寢食於此中者其弊盡釐矣約計歲費七百八十六兩而諸務無不畢裕其餘銀存贖府庫使備修造之用勒於石永著爲令規條亦既畫一也是時李君以楚左轄奉內詔夫斯洞之興李君大有力焉余聞其將至潯江乃飛舸沂邇李君果喜而就余是日余值交代事不遑李君欣然獨在一時至洞及諸生聞李君至益鼓舞稱慶李君歸言于

予曰洞中規畫燦然明備庶幾千餘年明道之區不墜於今日矣余莞爾曰明道之責主洞者之教也余何敢參惟是木頭竹屑之務廩肉餼粟之瑣業已心籌口授纖悉無遺幸不告罪於先賢懼滋釋耳若夫薪盡火傳俾經天者不晦緯地者常流更在後之君子留意

吳煒重修白鹿書院記廬山白鹿洞書院自李賓客

創始南唐建學而後至紫陽朱夫子毅然修舉疏請於朝賜勅額頒御書以重之而率生徒講習其中所

以繼往開來有功於聖道甚大余自齠年入小學聞長老稱說書院諸已事欣然嚮往誠不自意得承乏視學豫章戊申之秋校士南康畢偕郡邑守令出郭十五里抵白鹿洞首謁先師次先儒先賢祠進郡邑諸生於文會堂講說經義散步巖谷仰觀俯聽於風泉雲壑之間想像昔賢過化之盛低徊久之不能去顧近歲大中丞蔡公所檄修者若禮聖殿諸處已半傾圮於是庀材鳩工腐者新之缺者補之漫漶者丹堊之又念兩廡諸賢像爲風雨侵觸甚不敬余慨然

語守令諸君曰紫陽移書錢太守聞詩不云乎設木主不爲塑像錢之不從甘公志也曷易諸僉曰善遂易以木主會余將往按江州諸君謂不可無記余惟三代之教士也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其爲學自洒掃應對以至修齊治平無不從容講習而未嘗亟亟於功利之計書曰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記曰蛾子時術之上以此教下以此學此三代所以無不學之人而人才之盛非後世可及也漢唐以來雖崇儒重道表章六經之事往往間見然郡邑之學博

士弟子唯視爲豐器舍菜之地而聖賢之道廢焉不講於是有志者始創立書院以庶幾復見先王教學相長之遺意况茲山爲濂溪紫陽兩夫子倡明正學之處後世之師儒所當窮年絃誦於其中而無有敦者乃今佛老之宮遍滿於匡廬南北數倍淳熙之時而吾儒藏修之地顧榛蕪不治毋亦教士者之責與是舉也取給於俸入及洞租之仞不廢舊不增美兢兢惟往訓祗承焉所望上之所以教與下之所以學者法朱子洞學之規凜象山君子小人義利之辨而更取近代陽明之學反覆研究以爲豐功大猷之所自出而不致貽迂踈無用之誚是則先賢興起書院之志而謏劣如余者所樂觀其盛也是爲記

增

白居易重過江州題別遺愛草堂兼呈李十使君李亦廬山人常隱白鹿洞曾任廬峯下書堂對藥臺斬新蘿徑合依舊竹窗開砌水親曾決池荷手自栽五旬方斲至一宿又須迴縱未長翹得猶勝不到來君家白鹿洞聞道亦生苔

增

楊嗣復題李處士山居詩臥龍決起爲時君寂寞匡廬唯白雲今日仲容修故業草堂焉敢便移文

朱子白鹿洞址愛其幽邃議復興建感歎有作清冷寒澗水窈窕青山阿昔賢有幽尚眷言此婆娑事往

廬山志 卷八
今幾時高賢絕來過學館餘廢址鳴絃息遺歌我來
勸相餘杖策舉綠蘿謀野忻有獲披圖知匪訛永懷
當年盛莘莘矜佩多博約感明恩涵濡熙泰和淒涼
忽荒榛俯仰驚頽波發教見綱紀喟然心靡他伐木
循陰岡結屋依陽坡一朝謝塵濁歸哉碩人邁

增

朱子遊白鹿洞得謝字賦呈元範伯起之才三兄并
示諸同遊者歲月有環周窮臘忽受謝眷眷山水心
幸此朱墨暇招呼得良朋邂逅成夙駕溪尋故轍跡
喜見新結架永懷拾遺公藏器此待價橫流詩書澤

下及楊李霸炎神撫興運制作流大化石室萬卷藏
綸言九天下規模未云遠荒蕪良可詫自非賢邑宰
誰復此精舍會當來勅賜畢願老耕稼更與盡心期
臨流抗風榭

增

朱子白鹿洞書院同尤延之提舉雜詠昔人讀書處
町疇白鹿塲世道有升降茲焉更表章矧今中興年
治具一以張絃歌獨不嗣山水無輝光荒榛適翦除
聖謨已汪洋亦有皇華使官來登此堂問俗良慊惻
懷賢增慨慷雅歌有餘韻絕學何能忘

增 朱子和張彥輔白鹿洞之作 邃谷新華館風烟再吐
 吞舊眠聞野鹿遺恨響驚猿共賞欣同趣分攜愴別
 魂徘徊空日夕無策駐行軒

朱子次卜掌書落成白鹿佳句 重營舊館喜初成要
 共群賢聽鹿鳴三爵何妨奠蘋藻一編詎敢議誠明
 深源定自閒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莫問無窮菴外
 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增 朱子白鹿洞會次卜丈韻 宮牆蕪沒幾經年祇有寒
 烟鎖澗泉結屋幸容追舊觀題名未許續遺編青雲

白石聊同趣霽月光風更別傳珍重箇中無限樂諸
 郎莫苦羨騰鶩

增 朱子再用前韻示諸同遊 幽卧寒巖不計年飽看山
 月聽風泉舒憂正得琴三疊玩意惟憑易一編誤落
 塵中乖夙尚却思洞裏付真傳封章倘幸天從欲便
 解銅符謝紮騫

增 朱子和子徵白鹿之句 經旬不到鹿場陰夢想飛馳
 不自禁幸有高賢同勝賞何妨折屐共幽尋徘徊未
 厭詩書樂感慨難忘忠孝心更對豐鐫哦伐木風泉

廬山志 卷八 五十七 日思堂
雲壑自清吟

增
〔朱子次韻四十叔父白鹿之作〕誅茅結屋想前賢千載遺蹤尚宛然故作軒亭揖蒼翠要將絃誦答潺湲諸郎有志須精學老子無能但欲眠多少箇中名教樂莫譚空諦莫求僊

增
〔朱子送碧崖甘叔懷遊廬阜兼簡白鹿山長吳兄唐卿及諸耆舊三首〕匡廬不見幾經年一話清遊一悵然此日送君憑問訊千峯影裏舊潺湲 知君挂席下清江未見香爐意已降直上新泉得雄觀便將傑

句寫長杠 遺君蹤跡莽荆榛曾把詩書爲作新今日總輸吳季子枕流漱石自由身 山間勝處皆有前賢題詠可尋獨新泉近出最名殊勝非三峽漱石所及而余未之見故詩中特言之黃石巖絕高而漱玉之源眼界特曠遠余常一詣而不能及故史張生棄家居之其勇猛精進老守益有媿焉叔懷倘至其處試爲物色頗存問之爲佳

增
〔方岳白鹿洞詩〕茲山信雄深鐘梵上雲雨微吾紫陽翁幾何不豪取有來青牛車肯作白鹿主詩書衣被

廬山志 卷八
之一變至鄒魯唐虞際淳熙此道日方午澗聲撼皇
墳山翠濕章甫紛其四五人會此共談塵岳也互鄉
童屨二不及戶劫後七十年空堂凜遺矩四書在乾
坤六老自今古昭回雲漢光不隔天尺五厥惟續貂
難謹勿小吾土

增

張鐵峯遊白鹿洞詩二李不可作町疇淡雲扃雙澗
滙清白五老存典型煌煌太平中賜書來天庭逮我
紫陽翁實學益開明斯文厄劫火誰復主齊盟吾道
如日月天運當再盈人心一樞紐幹旋有常經寒谷

回陽律衿佩還青青

增

曾棨遊白鹿洞詩昔人愛山住幽谷上山下山騎白
鹿一朝振袂入長安出爲唐家秉鈞軸功成拂衣歸
故丘還與白鹿山中遊朝拂香爐之紫烟暮飲瀑布
之清流滄桑一變成烟落書堂重構絃歌作紫陽賦
罷三百年從此文光照巖壑

增

羅汝敬遊白鹿洞詩聞昔僊人在空谷身披荷衣騎
白鹿穿雲帶月去復還踏破春山幾回綠一從徵詔
賁丘園白鹿深閒卧白雲諫垣飛章見直節煌煌史

廬山志 卷八
傳流清芬倦遊重憶在南路徑乘白鹿山中去遺書
滿架花草深千載流風紫陽賦

增 [李時勉遊白鹿洞詩] 昔賢乘鹿賦幽尋小洞名畱却
到今人去獨畱芳艸綠山寒長共白雲深橋邊卧柳
春臨水臺下歸鴉晚度林何日更從湖上過遺址猶
在許登臨

增 [胡儼慕白鹿洞寄余侍講詩] 幽棲此地憶前賢白鹿
神遊不記年獨有紫陽遺跡在石田芝草長苔烟

增 [丘濬贈友憶白鹿洞詩] 匡廬古名邦山水多幽勝香
爐生紫烟彭蠡涵明鏡民淳風俗古地僻囂塵靜昔
賢過化處草木皆可敬橫經講道餘無事一遊泳遊
泳何所適白鹿有遺基近聞鄉先達起廢重構之突
兀有新宇剝落多古碑千載紫陽翁垂訓畱明規古
稱敦學半曰此以爲師勗哉毋自畫聖賢皆人爲

增 [李夢陽至白鹿洞詩] 曠哉超世志緬邈生平思鬱鬱
眷名跡久注匡山陞南涉枉嘉命果諧夙所期仲秋
巖壑清官館復在茲白石激寒湍巖蘿裊空基黯傷
逝者往密慚來者追性同道豈隔途異理空悲興言

廬山志 卷八
懷昔賢日竟眺前岐榛荒徒鬱紆林崦一何采感情
匪哀歎聊詠昭言垂

增
〔李夢陽白鹿徧覽名跡詩〕情高忽凌厲步健輕巉緬
葛弱亦須捫崖滑每獨踐涉清爰重屢探阻遺驚眩
始茲陟五峯遂憇松下巘巖桂紛始華石耳翠可卷
追想白鹿跡伊人竟何遠觸端緒自縈薜荔况在眼
慨嘆意莫置顧望日似晚夕湖浴岑峭流光滅蘭坂
命酒寫幽獨鳴琴且游衍

〔李夢陽白鹿洞別諸生詩〕東南自有匡廬山遂與天
地增籬衛山根插入彭蠡湖崢嶸背殺三江勢地因
人勝古有語於乎萬物隨興廢學館林官客不棲千
巖萬壑堪流涕文采昔賢今尚存講堂寂寞對松門
松門桂華秋月圓拄杖高尋萬古源梅嶺古色照石
鏡扶桑丹霞迎我軒絕頂坐歌霜月淨石潭洗足芝
草繁更有冠者五六人峭崿窮嶂同攀攀草行有時
聞過虎旦暮時復啼清猿我今胡爲公務牽蟋蟀在
戶難久延出門車馬走相送落日遂上鄱陽船生徒
眷戀集涯許孤帆月照仍畱連情深過厚亦其禮謝

薄竊媿勞諸賢明朝伐鼓凌浩蕩五峯雙劍生秋烟
增李夢陽再至洞院詩昔別秋色苦今遊風澗清穿石
竹猶活雨過泉自生禮殿古門換釣臺新路平獨來
誰與見雲日此峯晴

增胡松白鹿洞詩白鹿僊踪邈何許白鹿僊靈常此留
一自真儒傳學術遂令來者重夷猶泠泠絕澗傳空
谷寂寂千峯抱古丘多少羹牆瞻仰意巖花滿目傍
人幽

增蕪祐再至白鹿洞詩廬阜高逶迤巖谷遞相屬中有
五老翁顏色如蒼玉愛客不知疲邀我洞中宿雙童
垂綠髮持書俟西麓再舉薜蘿裳共寓滄洲日鳴泉
弄音徽爲奏清秋曲希聲中宮商泠然傷局促天高
湖水波歲月一何速思遊太始庭常御雙白鹿

增陸深白鹿洞詩亭臺高下恣登臨泉石松篁處處尋
一逕莓苔無俗轍四時絃誦有清音人逢勝境功名
薄山到斜陽紫翠深五老不隨雲雨變卜隣初見古
人心

吳遵白鹿洞示諸生詩五老高出五雲端精舍晴開

翠鬱盤百世風流瞻俎豆兩間元氣重衣冠巖頭草
色春將遍樹裏嵐光晝亦寒薄暮詠歸情未已尚餘
幽夢繞清湍

增

王汝賓再至白鹿洞詩盤澗度危嶺循岡歷崇錯曲
逕緣峽磨悠然見雲壑四塞障崔巍五老獨寒削登
亭坐對之蒼翠如可掠飛雲遊洞門白晝隱冥冥長
風落松林清籟動虛廓憶昔李山人尋幽創書閣白
鹿時相隨嘉名自茲托觀泉泝孔源飲水飫顏樂伯
仲金玉心終焉此寬碩天將興斯文濂溪紫陽作相

繼修其廬賢關開鎖鑰招邀來象山高堂振木鐸聲
教開四方燈火滿林薄道德重如山宮牆頃非昨遺
跡世所珍衣冠自連絡我亦希賢徒重來意如躍默
坐媿前修有酒不能酌

增

吳國倫初至鹿洞與諸生詩廬山五老峯縹緲在霞
脊下有僊人巖含虛吐神液洞門苔已深白鹿但遺
跡僊人渺何之陵谷倘遷易二三儒者徒靈源匠心
闢誅茅構講堂選石布經席溪紛洙泗流嶺亦抗鳧
嶧譽予顛頽容睠此迥然適南州士如雲從之叩今

昔諧聲登雅歌洋洋振金石

增

吳國倫白鹿洞示諸生詩斜日照巖扉攜壺坐釣磯
水銜千石漱雲挾衆山飛豈復悲漂泊翻能識是非
斐然二三子從汝咏而歸古壁凌空削寒雲匝地
生亭延五老色杯倒萬松聲白鹿不知處深山空復
情予將掩關卧群象未須驚

增

吳國倫宿白鹿洞詩躡屐非無興其如落日何名山
私傲吏世路避狂歌竹色杯中滿泉聲枕上多蒼崖
萬餘仞曙起更堪磨

增

吳國倫重遊白鹿洞詩曾從勝地結良因三十餘年
更問津石室依然雲矗矗溪橋不改石粼粼諸生侍
坐皆新進五老登堂自故人蒼樹碧苔舍古色清遊
何但遠風塵何處招尋白鹿僊千巖萬壑瀉飛泉
烟霞自昔封丹洞竹柏春深護講筵山意欲畱曾住
客地靈應了再來緣登臨盡日渾忘老拂石仍操白
雪絃

增

吳炳庶白鹿洞次朱文公韻山花不斷鳥鳴陰弱柳
吹風半不禁日月迴於塵世異孔顏樂向洞中尋臺

臨絕壑堪垂釣石漱寒泉解洗心到此已忘言象外
白雲無事發狂吟

增

沈九疇題白鹿洞詩昨日暴人橫當路可惜吾道同

坑焚

時江陵
廢書院

幾令四海絃誦絕賴有千載風聲存五

峯作錐判今古重湖如壁浮乾坤賢聖雖已久寂寞
要在後死時討論我來仲冬風日好竹樹森森山徑
宵空堂向夕松子香盤石臨溪水紋小歷攬遺踪皆
企予寤寐名山欲投老况爾諸生生當斯前人一一
皆吾師生平大節各有在章句小儒安足爲

紫霞道人遊白鹿洞歌何年白鹿洞正傍五老峯五

老去天不盈尺俯窺人世烟雲重我欲攬秀色一一

青芙蓉舉手石扇開半掩綠鬢玉女如相逢風雷隱

隱萬壑瀉憑崖倚樹聞清鐘洞門之外百尺松千株

盡化爲蒼龍駕蒼龍騎白鹿泉可飲芝可服何人肯

入空山宿空山空山卽我屋一卷黃庭石上讀

萬曆
辛巳

有道人至白鹿洞索筆墨于洞中諸生恡不與遂拾
蒲書屏墨色燦然末自署云紫霞道人編蒲爲書

增

彭夢祖過鹿洞次紫霞道人韻蒙茸草間洞突兀泉

上峯谷口無人水聲急懸崖有屋竹影重漫將綠玉

杖倒挂金芙蓉片片明霞袂間落兩兩幽猿石畔逢
御風冷然發長嘯天門半開聞清鐘廬山山頭多青
松枝枝怒撐如虬龍徬青松騎白鹿露爲漿蘿爲服
五老翩翩招我宿旋掃蒼雲結茅屋乞得丹經夜半
讀

增
張元忭白鹿洞有感詩五老峯前白鹿居得來瞻眺
獨歛歛百年畫棟巢新燕幾篋殘經隱蠹魚流水何
人遡濂洛高山猶自見匡廬乾坤我輩空冠冕屈指
先賢總不如

孫應鰲重遊白鹿洞歌白雲初開瀑布飛逸客復來

登翠微山影照耀轉日暉忽忽滿空烟雨霏穿林度
岸苔蘚腓野花襲人香氣馥洞口波長沒釣磯石脉
泉溜衝荆扉愛景步涉忘曲碕隨到杯酒相與揮氣
志瀟灑偕音徹盤桓送目未云幾群峯散紫晷色希
不覺明月乍沾衣濯出混沌流光輝移陰曜彩星宿
稀嘯歌逍遙言旋歸心慮澹然理無違世事浩渺何
是非回首陳迹莫歎歎古來曾點得所依不見舞雩
與浴沂六極放懷且忘機松風悠揚露漸晞

鄒元標白鹿洞詩白鹿僊何在青牛客乍來庭前千
尺樹猶記舊時栽嵐氣迷匡嶽松聲落講臺無窮懷
古志明月獨徘徊

增

李應昇白鹿洞月下口占長松蔭寒泉隙月墮深井
驚濺老龍鱗散落千層影山靜鳥無言月波冷可
沐不道石上月還疑眠白鹿渡溪芒屨濕兀立酒
初醒點點松梢白踈痕幾箇星言尋獨對亭相將
松影去獨對者誰子問松松不語

增

李應昇仲冬六日宿白鹿洞有懷示諸子詩良夜何

迢迢松風發神省廓然餘寸心而况幻身影寒鴉巢
白雲高棲謝塵穽機冥色亦忘斂翮旭還逞至理悟
消息達上亶云靜峩峩五老峯宵紫朝復碧點綴

托雲霞千秋此白石野花春芳菲繁霜萎陳迹眷茲
洞口松亭亭自膚澤空萃衆所艷素心各有宅壯懷
薄青霄志士恥倖獲曳裾何太勞委運詎不適

按先生以

抗章極論魏闕維禍讀空華衆所艷素心各有宅
二語其至性異於流俗達矣三復不勝景行之感

增

周體觀入廬山至白鹿洞詩

用杜工部
種蒿苴韻

失足濡泥途

幽駕復誰理行年漸逝邁懊恨中如燬平生江海心

念之胡晚矣蝸角有何名形骸爲驅使五嶽在我眼
振衣松風起奈何效艾草當秋而仆靡誓欲遜匡廬
苦吟一洗耳築茆遂所適俯仰見瀟灑他日酒泐塵
拂拭從茲始痛讀無用書敬謝繁華子高飛量羽毛
無材慎知止漱石枕青泉何處容渣滓賢愚聽後人
吾將老于此比隣白鹿洞藏書空委宛鐘鼓久不考
堂廡經歲毀庶幾待來學從容序暮齒名山不愛靈
勿以有其已蒙養在我輩大道豈終圯陶潛懶折腰
士行重有恥沒世無令聞亦不羨文綺緼袍與草履

收拾照筐篚

增

李元鼎游白鹿洞詩千秋聖緒未全湮喜見宮牆殿

角新不有此心同此理誰將斯道覺斯民蒼松翠柏

橋門色澗草山花古洞春讀罷豐碑斜照晚芙蓉天

半看嶙峋

時制府魁吾蔡
公新修書院

講堂深鎖石崖巔老樹虬

蟠不記年似有煙嵐畱太古還因圖象契先天岡頭

月到聞龍卧洞口雲開任鹿眠何事勞勞遲學道空

山漫自薦寒泉

增

吳煒白鹿書院詩白鹿遺踪寄碧蕪講堂締造賴真

廬山志 卷八
儒一編幾勗尼山學片石猶懸太極圖絕嶠松聲鏗
管磬橋門石黛引生徒何緣雲壑風泉畔躬對軒楹
肅步趨 堦庭千嶂接高空五老蒼顏陟降中石鏡
秋涼懸瀑布雲屏日落隱冥鴻孔顏自昔殊憂樂朱
陸寧須別異同明善誠身往訓重藏修竚待嗣徽風
增
廖文英白鹿書院詩洞門煙靄接林丘五老雲霄互
獻酬未覓青牛過澗外早尋白鹿到山頭虛堂夜氣
操存重疊嶂松風襟帶收聖澤泉邊澄澈水欣從洙
泗溯源流

增
米漢雯白鹿書院呈學憲吳粲叟先生詩講堂高聳
碧峯端絕嶠松枝自鬱盤賴有斯文沿道法猶從綿
菴識衣冠青蘿石蔓前賢遠白鹿山空古洞寒興廢
幾更衰草跡只今何幸砥狂瀾

增
許孕庚白鹿洞詩鹿洞傳經地千秋道自尊空山留
講席古澗遶橋門斷碣蒼苔滿高松翠靄存平生勞
夢想到此欲忘言

增
顧錫俊白鹿洞四言詩陟彼匡山呦呦鹿鳴言念幽
人於此安貞紫陽繼起正學聿興朝考道藝夕闡誠

明竭來瞻對山高水清松杉謾謾衿帶青青歲時荏苒獨愧平生雲壑風泉喟然含情

增

朱卷白鹿洞詩巖壑千年秀圖書屢代看昔賢傳誦

法吾道未艱難古殿雲煙護空堦竹樹寒枕流對三

峽猶自憶清歡

補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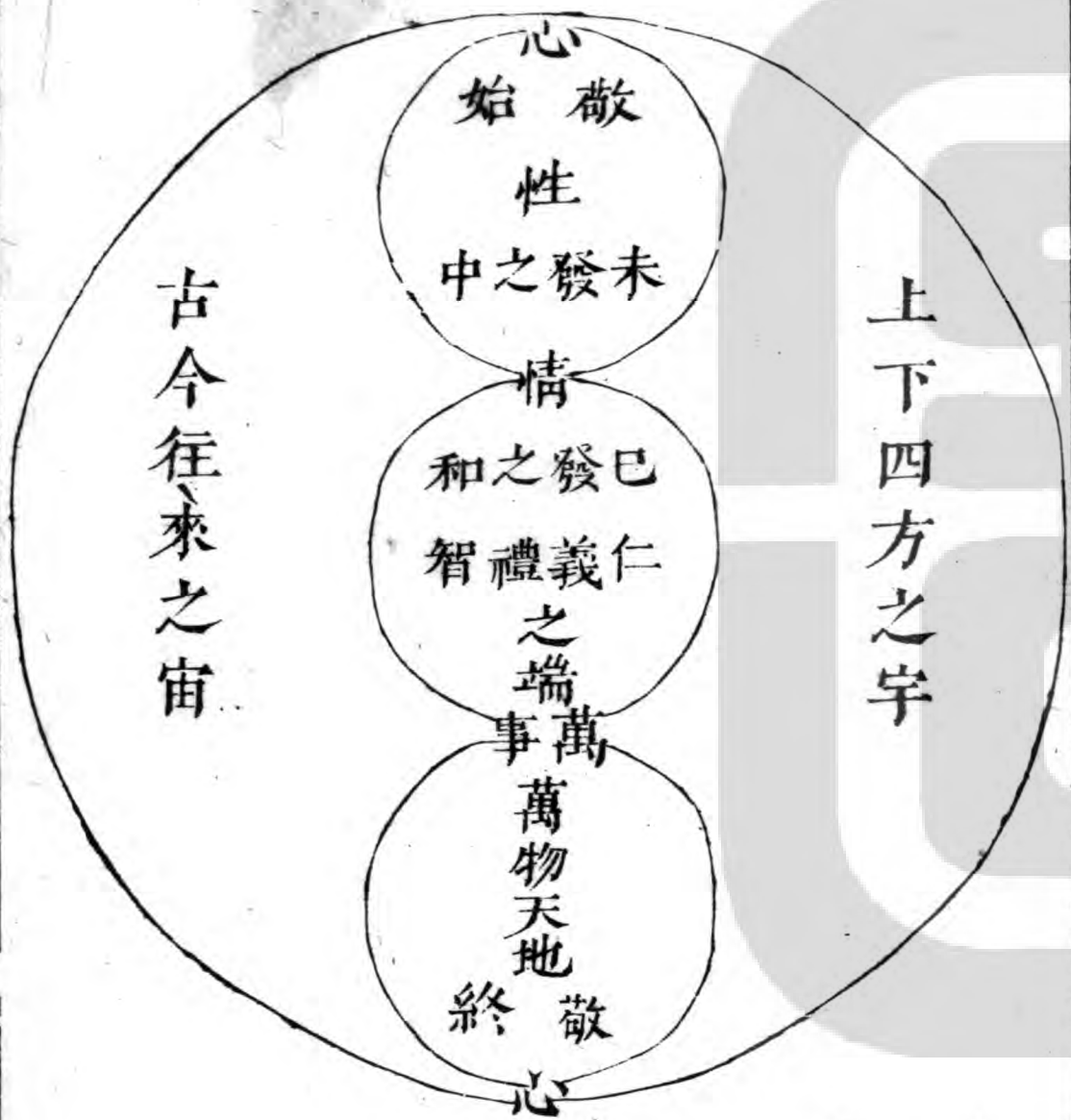
劉廷誥思賢亭課文因示諸生詩孤亭攬結青山勝

古洞流傳白鹿名日射香爐煙欲動雲開屏石錦初明談經須解思賢意較藝真懷報主情巖穴廟廊元只尺不知何以荅平生

湛若水心圖

上下四方之宇

古今往來之宙



補遺湛若水心性圖說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混然宇

宙其氣同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穀焉具生意而未發未發故渾然而不可見及其既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焉而仁義禮智自此焉分矣故謂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發見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懼慎獨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生焉萬事萬化自此焉達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歸之耳曰何謂敬終即始之敬而不息者也曰何以小圈心

無所不貫也何以大圈心無所不包也包與貫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乎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無內外心亦無內外極言之耳故謂內為本心而外天地萬物以為心小之為心也甚矣

補遺宋楊白鹿洞詩百感愴然此舊遊宮墻邂逅况如秋

遺經詎滿三千字冕像猶虛十二旒獨對松風亭兀

兀朋來草露閣悠悠可憐吾道榛蕪日也上空堂話

講修楊原名文盛南康崇禎癸酉舉人性廉介潛心著述甲申乙酉後隱居廬山講求程朱之學足

廬山志 卷八
跡不入城市有語錄
及詩文稿存其家

桑疏往者李渤鹿洞今不知其處或曰卽鹿眠場也
夫鹿眠場何可以洞言地近矣而不似李夢陽曰在
三疊泉壑中乃今人所謂石門關劉世揚所謂玉川
門者洞似矣而不近唐龍大意亭記則曰鹿洞堙矣
三者槩之未有得也蓋陳舜俞廬山記曰唐李渤與
兄涉偕隱白鹿洞後爲江州刺史廼卽洞築臺環以
流水禱植花木爲一時之勝夫舜俞去唐不遠五代
宋初相沿遺蹟具存猶可考見旣曰隱居鹿洞又曰
卽洞築臺則今書院卽隱居之址亦卽鹿洞所在而

鹿眠場卽鹿所常眠處也三疊泉壑中旣無築臺遺蹟陳舜俞又未嘗言朱晦翁經營鹿洞時往來三疊泉壑中亦不言鹿洞在彼則亦何據而云然哉且三疊泉壑去書院十里而遙窮山邃谷人跡罕至渤又處士聲勢不能及遠蓄鹿於彼大非人情凡考古者欲其實若前無所稽徒爲高論是自我作古而古蹟不必憑也或曰然則何以謂之洞曰廬山如僊居蓮花洞皆無洞祇以四山迴合似洞而名鹿洞亦其類耳

白鹿洞內有七姑廟烈女廟洞側有陳選墓

郡志七姑廟在勘書臺側**桑疏**七姑者李渤之女也旣死而鄉人祠祀之朱晦翁爲之書額今廢

桑疏烈女不知誰氏或曰卽七姑也然郡乘不載廟今廢

郡志宋陳選字公順博學敦行登進士仕爲節度推官蘄州守俱著政績以太子賓客致仕卒

書院東南十里爲梅溪湖

洞志梅溪湖去書院可十里溪流曲折兩山夾送直

至大江東一山自書院左翼山至迴流奔馳至湖爲
徐家嶺中分一支以作徐嶺左關差短西一山自羅
漢嶺逆迤至湖包絡徐嶺至梅溪湖中有二曜星扼
之爲書院水口云

